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四

石七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一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

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

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

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

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

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

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

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猙師曰與

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

擬議師吐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

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

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

是山僧今日也是為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

麼物得恁頑頑噐噐眈眈現拊掌呵呵大

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

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

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

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

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

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

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為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眾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

至七

二

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
師子之狀豈免頻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
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
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
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
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
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
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
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
裙緊峭草鞋忝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
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
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
無數一箇箇鼻孔遠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

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
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
拳叅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
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
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
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
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
達磨渡江

石七

四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
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
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
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
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箇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

五七

五

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叅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

有赤鬚胡師曰蘇盧蘇盧問如何是道師曰
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怒
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
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瞻部洲打一棒東傾
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
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
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
橫按鎖鑰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
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
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憊懽又西歸曰
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
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

石七

六

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
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
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
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
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山門
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
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
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
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
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
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
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

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
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
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

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

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

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

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

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

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

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

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眾會麼久立上堂你

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

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十字街頭踏不着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

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

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

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

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

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

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

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

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

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

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

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歷雨後始知山色
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
人語乃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
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

石七

八

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
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
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
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
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
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

錐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為歷叅諸名宿
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
後奉祠泰山一日鷄一鳴曙日如盤湧忽大

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

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

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

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

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

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

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

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侗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

石七

九

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吐吐吐井底啾啾

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吐上

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
覺睡霜鐘撞作兩椽上堂木山普化忽顛狂
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
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
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牀咄上
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趨乾坤如何
箇箇踏不著祇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
多口釘背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
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
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
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
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
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
衆曰吾明且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

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
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
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
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叉口如匾擔
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
禪德還有爲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
人卓拄杖下座

石七

廣因要禪師法嗣

十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
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
爲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
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

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鷲頭
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
上堂說則搖脣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
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
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
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
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
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
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
漢疎雨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

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
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
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
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
矐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
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
句流通徧大千大眾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
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咩有甚爻
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
泄真機去也顛視大眾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
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
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
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
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
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
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
即交肩開口即敲破不敲破大小大上堂夫
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蘇廬唵唎娑
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
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
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
灣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叅上
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
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椰子一邊青

石之

十二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與朝少以逸才登仕版
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
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旣而抵
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
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雜
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
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
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
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
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
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
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
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
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

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
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
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始抑之逗明趨
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
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
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
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
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
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
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
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
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
應無隆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

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
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
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
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
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
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適
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
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
神光六葉既數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
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
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輓毬舞笏或搜石般土
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
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
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
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

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
 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
 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
 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
 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
 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
 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
 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
 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
 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
 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
 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
 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
 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
 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
 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
 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
 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
 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
 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
 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
 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
 康寧如是之備十五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
 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
 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
 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
 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

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
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
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
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
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
澱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
裔也太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
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
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
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
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
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
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

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
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
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
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
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
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
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
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
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
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
地畝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
向南山看鼉鼻擲拄杖下座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

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
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
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
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
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
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
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
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
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
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注破，放
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
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
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

石七

十七

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
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
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
堂問取聖僧，叅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
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
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
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
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
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
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
相當，又為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

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顯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峯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口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

百七

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躡丘叅。」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師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豎起拳，曰：『或時爲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叅上堂。山僧今日畧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麩，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叅

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饑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叅

不

十九

衢州靈曜寺警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棧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棧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關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

與諸人共相解摘看慕拈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麼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窖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

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
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
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
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咄

泗州普照寺處石七輝真寂禪師二十滁州趙氏子開

堂曰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
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訓
師曰欸出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
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
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
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
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
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
打一圓相召大眾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
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
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
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
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月正圓
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
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
三十卷入藏石七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
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
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
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

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
牀下座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
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
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

圓照上足
時稱訥叔

僧問如何

是古今常存底向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
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
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

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

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

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
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

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

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

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

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眾曰休上堂終日孜

孜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眾何故如此貪生

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

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

無擔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

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

石七

三十三

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

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

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時坐著祇對

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

寂然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

歌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
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
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
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
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
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
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
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
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
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
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
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
直饒釘紫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
機泄

五七

五三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
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
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
若論此事放行則曹谿路上月白風清把定
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
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眾且道從
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即性之相一旦晴空即相之性于波競
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
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
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
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來干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
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

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
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
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
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
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
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
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
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
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
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
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
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劔出豐城紫
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
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
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
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曰頭東畔出
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
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
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叅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
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
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
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
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

滴適於變者為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
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
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
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
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
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
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圖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
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
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
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
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七六八

真州長蘆宗賸慈覺禪師洛州孫氏子僧問
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
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瘡上堂冬去寒食一
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
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
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還
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叅上堂新羅別無妙訣
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
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白良久曰焦靛
打著連底凍叅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
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朵裏打鼓問
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
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
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
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荆

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
 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
 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
 若通隨處是水聲山色自悠悠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五七上
 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
 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音釋

嚚 疑中切音 他典切音 覘 胡典切賢上
 銀愚也 映面慚也 覘 胡典切賢上
 鎮 上未各切音 莫下 紆倫切音 居
 以遮切音 劍名 贊 顧美好貌 蹶 月
 切音 厥 歷各切音 拈 皮變切音 俗 辯
 僵也 雒水名 拈 卡拈手也 譬 俗 辯
 翥 章怨切音 飛舉也